

徐仁驥 著

滄桑人世

蕭芳

I247.5
1263

3

沧桑人世

徐仁骥 著

B246109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B186501

内 容 说 明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几个五十年代中期的大学毕业生。学生时代，他们曾经有过关于人生道路的激烈争论，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每个人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和事业，都怀着一个纯真美好的理想。

几年以后，他们中的三个竟成了茫茫青海草原上的劳教分子。现实生活考验着他们，经过一番与命运的搏斗，强者成为生活的主人，弱者则被生活的激流淹没。

人世沧桑，而理想不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在全民族的振兴中重新奋起。追求，贡献；更无私，也更执着。

责任编辑：杨柳 许显卿

沧 桑 人 世

Cangsang Rensh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30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 $\frac{5}{8}$ 插页 2

198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71,000

书号 10019·3737

定价 1.85 元

107 教室里关于革命人生观的讨论会正在进行。那种会议开始时经常会有的、最使会议主持人头痛的冷场局面已被打破，用不着谁来启发诱导，人们都在争先恐后地发言。

正在发言的是共产党员许诚。看上去他不过二十一二岁，身体瘦削，面孔窄窄的，高鼻梁，深眼眶，戴一副玳瑁色半透明塑料框的近视眼镜，头发留得很短。他说话时爱眨眼，时而露出抱歉似的笑容。

“……就是这样。也许我说得不清楚，但我是这样想的，并且努力这样去做。最后，最后……我说完了。”

“我认为许诚谈得太教条了。”坐在西窗下的余健说话了。他是该年级的优等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微翘的嘴唇显露出他特有的一种傲气和矜持。他把上身斜靠在窗沿上，雪白的衬衣袖口卷到肘弯，瘦瘦的，轮廓分明的面孔有一半映在傍晚绯红的阳光里。他没有站起来发言，甚至连那舒坦的姿势也一点没有改变，“许诚所谈的，几乎全都是从青年修养、革命人生观之类的小册子上背诵下来的，根本没有接触思想，好听的话说得太多了。可惜，我没有从他的发言里听出一点点真实的东西。”说完，他把嘴唇

一振，双手一摊，做出一个表示遗憾的样子。

“我不同意余健的意见。”主持会议的组长林婉立刻反对他。会场上热烈的情绪已经使她不顾主持者的身份，急不可待地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许诚说的正是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思想特点。建立远大的理想必须和艰苦的思想改造结合，政治学习就是钻研业务的动力！这难道是教条吗？没有坚定的革命人生观是不可能科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我坚决相信这一点。”

“对！我同意林婉的意见。就，就……是说，……不同意余健的发言。”和林婉挨肩坐在一块儿的吴月珠也跟上一句。不知是为了表示支持，还是求得支持，她说完后，移动了一下身体，和林婉挨得更紧了。她长得很胖，戴一副眼镜，叫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她属于那种死用功但成绩老是上不去的学生。

余健对这两位女同学轻蔑地扫了一眼，两片嘴唇挤出一缕隐隐的冷笑。在余健眼里，吴月珠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现在她好象在和许诚搞对象，自然只能用许诚的思想来思想了；至于说另一位——林婉，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她在积极要求入党嘛，当然也只能附和党员许诚的意见罗。余健下定决心反驳她们。要打垮这两个对手，他对自己是有充分的信心的。

“许诚所说的人生观是过于简单化了。所谓生活的动力，不可能是单纯的一种力量，因为人毕竟不是机器。在生活里，一个人做各种事情，其动力是多种多样的。譬如说，

我吃饭,是因为我饿了;我想喝水,是因为我渴了;现在我把头歪过来,是因为太阳晒着我的脸,而并不是为了我想到革命,为了无产阶级事业,为了人类解放事业才去吃饭,去喝水,去歪歪脑袋的。”

同学中发出一阵笑声。余健认为这是他获得胜利的反映,他得意地朝笑声发出的方向膘了一眼。

“我认为你故意把人生观的含义庸俗化了。”林婉反驳他。她声音不大,但沉着、从容、镇定,“生活的动力并不是指你吃一碗饭,喝一杯水,或是什么歪歪脑袋,而是指你生活的目的,是指你如何对待你的一生,指你对整个生活所抱的态度!”

余健眯了一下眼睛,用讥诮的语气说,“那是不可捉摸的,谁能知道你脑袋里究竟是怎样想的呢?”

“人生观是必然要通过客观表现反映出来的。”林婉有些激动了。她两颊微微泛红,胸脯起伏着,两眼闪着光,“也许,在日常的生活里,它表现得不明显,但是只要碰上重大的事情,是会暴露出来的。”

余健紧紧接着她的话尾说,“对,譬如说,由于我反对了你的意见,你有些激动了。但你这究竟是为了捍卫真理呢,还是为了维护你个人脆弱的自尊心呢?对不起,我看不出来。”他又眯起眼睛,下眼皮微微地颤动了一下。

“请不要进行人身攻击。”沉默了许久的陈昭发言了。余健一听到这个声音,脸上那种骄傲的表情立刻收敛了,不禁用不安与探索的目光谨慎地瞥了对方一眼。陈昭个子不

高，但身材匀称，头发浓黑，宽宽的前额下面，是一双深沉的，善于思索的眼睛，而那棱角分明的嘴唇，又显示着他的自信与果敢。

在四年大学生活中，余健深深感到陈昭在智力上是他的一个强劲对手。余健是一个智力崇拜者，他从不在其它方面佩服别人，智力的高低是他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其实余健知道，陈昭胜过他的不仅仅是智力。四年来，陈昭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前三名，他同时又是青年团支部宣传委员，校篮球代表队的左锋，全市大专院校花样滑冰比赛的选手，业余话剧演员，并且还是一个不坏的男低音。面对这样一个对手，余健不得不重新开辟思路，换一种更深奥的理论来和他斡旋。他笑了笑，用解释的语气说：

“我想说的，其实就是一个个人利益的问题。我们争得脸红脖子粗，也是为了个人利益——个人维护自己的观点，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我指的是广义的利益，而不是狭隘的物质利益。广义的利益是什么呢？这就是个人欲望的满足。从革命先烈，英雄人物，一直到自私自利的小人，变节者，犯罪者都是一样。哥白尼为了科学真理献身，刘胡兰为了革命而勇敢地走上铡刀架，这在他们自己都得到最大满足，他们这样做，是幸福的，如果叫他们苟且偷生，叛变，他们是痛苦的。反过来说，叫那些变节者，犯罪者去牺牲生命，则是痛苦的，他们只有变节，犯罪，才会感到满足。人们在生活中都是按照自己所谓的‘个人利益’去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的。”

听了这篇洋洋大观的道理，会场中一阵沉默，余健对这阵沉默十分满意，他又打算眯起眼睛来了。

陈昭不动声色地笑了笑，缓缓地开口了，“你这种说法并不能否定人生观的巨大作用，相反，更证实了人生观在指导人们选择生活道路时的决定意义。哥白尼和刘胡兰是崇高的理想得到满足，变节者和犯罪者是卑鄙的私欲得到满足。在这里，人生观的不同岂不是很明显的吗？你不过是把人生观换成了一些‘满足’呀‘利益’呀之类的莫名其妙的名词罢了。”

“请批判吧。”余健狡黠地笑道，“这并不是我自己的理论，这是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见解。”

“你大概是曲解了。”陈昭仍是那样不动声色地微笑着说，“我想你也许是看过《怎么办？》，但你没有理解他所指的利己主义的真正含义。更可憾的是，你竟没有看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他整个的伟大心灵，在热烈地歌颂什么，诅咒什么！”

“我没有看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许诚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严肃认真地插了一句，“但我肯定余健是曲解了。”

“那么请你看完这本书以后再来批判我吧，”余健眯起一只眼睛，刻薄地讥讽道，“如果你能够看懂的话。”

余健和许诚曾经是一对十分亲密的朋友。余健是四九年解放前夕地下建团时期的老团员，那时许诚只不过是个老实巴交的学生。通过余健的帮助和培养，许诚在五〇年入

了团，五二年担任了团支部组委，今年又入了党。而余健，却成了一个即将超龄的老团员。久而久之，余健和许诚疏远了。

解放前，余健参加过护校运动，在国民党宪兵面前摇过旗子，呼过口号。解放军进城的时候，他是第一批出来扭秧歌、打腰鼓的。解放以后，他对团的工作也十分积极主动，为学院的团组织建设做了不少事情。可是，他的热情很快就消退了：校团委成立的时候，委员名单中没有余健的名字。团委委员都是共产党员，而余健不是。他想起了自己那解放前夕逃往国外的地主父亲。他没有给过自己多少父爱，却反而象一块巨大的乌云，笼罩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

但是余健相信自己的才华。学校里讨论学生自治会改名为学生会的时候，他滔滔不绝的发言博得了不少喝彩和赞佩。他有点忘乎所以，竟指名道姓地嘲讽了几位他认为水平不高的学生会委员。这忘乎所以的结果便是在下一次团支部改选中失掉了团小组长的职务。不甘碌碌无为的余健愤怒了。从此以后，他就对政治活动抱着不屑的态度，对要求进步的同学嗤之以鼻。他和许诚的分裂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的。前不久，党、团中央号召青年向科学技术进军，他感到自己有了用武之地，决意和那些热心政治的同学比个高低，这当然也包括许诚了。但老实憨厚的许诚对自己的入团介绍人始终保持应有的尊敬，这时候，他仿佛没有听出余健话中的鄙薄之意，仍旧笑着说：“那么，你总该承认人生观的巨大作用了吧？”

没想到，余健却无端地激怒了，“谁都会喊两句漂亮的

口号，谁都想摆出一副进步的面孔！可惜的是，有人开口革命人生观，闭口革命人生观，但他的功课却远远落在别人后面，试问，他的革命人生观有什么用处？”

这几句话，深深地刺痛了许诚。他失神地坐在椅子上，不自然地伸手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在党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自己身为共产党员，团支部组织委员，功课老是跟不上去，正是他近来最痛苦的事。他在党内不知作过多少次检讨，在团支委会上不知挨过多少次批评，自己也不知下过多少次决心，却总是无济于事。是不是脑子笨？不对，这是唯心主义的论调；是不是党团活动过多？也不对，这是强调客观的说法。今天，余健又毫不留情地戳到他的痛处。正在他无言以对的时候，陈昭站起来发言了。

“余健，不应该因为某些同学功课暂时跟不上，就认为他没有革命人生观！一个人的学习成绩，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他过去的文化水平，对某门功课的兴趣，等等。由这些因素造成的差距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弥补上的。这和革命人生观又有什么矛盾呢？更重要的是，一时的学习成绩，并不能说明他将来对祖国贡献的大小！对吗？”

“陈昭说得对！”组长林婉高兴地叫道。对于这位有些孩子气的组长来说，再没有比驳倒余健的谬论更值得高兴的事了。她是四年级团支部的书记哩！虽然她既没有畅若悬河的口才，也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更没有能够叫人目瞪口呆的玄妙理论，但是青年团员们还是选了这位朴朴实实兢兢业业的同志当自己的领导。她身穿一件淡蓝色平纹布列

宁装，领口敞开着，露出雪白的衬衣。柔密而油亮的头发用白丝缎带扎成两只短短的小辫。她的脸圆圆的，眼睛很大，在长而弯曲的睫毛下闪动着。她说话的时候，从那微翘的嘴唇中间，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

余健瞅着她，淡淡一笑说，“也许，有一些人只要思想好，用不着学好功课，也可以为祖国服务的。”

“这句话反过来说也许更正确一点。如果思想不好，功课再好，也不会很好地为祖国服务的。”林婉毫不客气地顶他一句。

“许诚功课不如你仅是暂时的。你能担保永远不被他赶上吗？”陈昭含笑看看许诚，好象问他敢不敢表示态度。

听到这话，许诚低下头去。他的耳根都红了。

“我相信许诚能赶上你！”林婉有些激动地说。

“我不懂，余健为什么不在思想进步方面和别人比一比？”吴月珠也插了嘴。象她每次发言时一样，她红着脸，惶然地看看林婉，又看看陈昭，好象征求他们的意见。

一听到她发言，余健把怨气一股脑儿全向她身上倾泻过来，“什么叫进步？请你给我讲讲看。就拿你作例子吧，你认为你是进步的吗？解放前，劝你参加反对国民党的罢课游行，你吓得躲在宿舍里哭。解放后，顺大流，你也入了团，但你做了些什么？又学会了些什么呢？你进步的全部内容只是作思想汇报和在小组会上批评检讨！”

“你轻视思想汇报和批评检讨吗？”林婉不慌不忙地接过他的话，“吴月珠在爱国卫生运动中，窗子擦得最亮！在高

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布置学习环境时，最能牺牲自己的时间！在抗美援朝参干动员会上，勇敢地报了名！这难道不是思想进步的内容吗？”

吴月珠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轻轻地纠正说，“是在第二次动员会上……”

“对，就是在第二次动员会上，她报了名。吴月珠，抬起头来，只有那些不敢报名的人才不敢面对大家！”她含义深长地逼视着余健，余健那傲气的火焰象被水浇了一般地熄灭了。大家都记得，在参干运动中，他得了“重感冒”，躺了半个月，没有出门。

会议是下午六点钟结束的。晚饭后，许诚在教室里整理会议记录材料。余健走了进来，什么话也没说，取了一本《解剖学》，吹着口哨走出去了。教室里只剩下许诚一个人，天色渐渐暗下来，他把脸凑近桌子，费力地、不停地写着。

“别写了，你的眼睛就是这样弄坏的。”不知什么时候，吴月珠来到他面前。她焦虑地、爱怜地望着他，她是一个完全不懂得掩饰自己感情的姑娘。

“一定要在七点钟前赶完它，晚上还有个会。”他没有停笔。

“今天会议上，你难受了……”吴月珠在他桌子旁边坐下。又圆又胖的面孔上，露出关切的探询的表情。

许诚没有回答，只是抿抿嘴唇，更用力地写着。

不善于理解别人心情的吴月珠，只顾不停地安慰他，

“也许，我们是没有余健那样的天才，我们是平凡的人。我们只靠诚实的劳动去为祖国服务，虽然没有非凡的贡献，但我们也能够心安理得。因为，诚实的劳动本身就是最宝贵的，最非凡的。”

许诚听到这里，停住笔，抬起头来，“不，我不这样想……”他的语气忽然激动起来，“我要赶上他，从我入党的那天起，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赶上他！”

晚自修时教室里灯光雪亮。有些学生喜欢留在教室里复习功课，这里有他们自己习惯了的一张桌子。林婉和陈昭坐在一起，聚精会神地读着书，偶尔低声地交谈一两句。其它座位上零散地坐着一些同学，教室里十分安静，连写字的沙沙声和手指翻弄书页的声音都能够听见。

“等长收缩是不是没有机械效应？”林婉低声问道。

“嗯，要看做不做功……”陈昭回答。

“等张收缩呢？”

有几道目光向他们射来，抗议的目光。

他们不响了。林婉不好意思地埋下头去，她脸红了，咬着铅笔。女性特有的敏感，使她觉察出那些目光不仅是抗议他们的谈话，而是还有另外一层更深的内容。不该和陈昭坐在一起！她曾经多次下过这样的决心，但是，她抗拒不了内心里另一种顽强的力量。

从三年级起，林婉就担任这个班的团的领导工作。她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她每年年终鉴定几乎都是这样的：

优点，工作积极，学习努力，待人诚恳，接近群众，坦白公正，大公无私；缺点，情绪易波动，急躁，主观任性，不够成熟。可是去年，鉴定上又增加了一条缺点：还有些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虽然谁也没有说出这条缺点具体指什么事情，但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默认和同意这一点。今年，她仍被选为支部书记，但是，从团员们的目光里，从某些场合出现的冷淡中，都表明他们选票中的信任成分已经减少了。因为林婉和陈昭的关系目前是不明朗，不明确的，群众也就这样不明朗，不明确地反对它。三年前，有一个为全校同学所尊敬的高年级同学曾经向林婉表示过爱情，他就是医学院地下活动领导人之一、优秀的共产党员、校团委委员、林婉的入团介绍人宋华。爱情的萌生似乎是突然而意外的，在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里，宋华被批准参军赴朝，就在临别的前夕，他突然向林婉吐露了爱情。林婉迷乱了，哭了，一整天没有上课。直到挤满了身穿新军服的年青人的火车快要开动的时候，林婉才满面泪痕地赶进车站，当着大家的面，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宋华。

这样说来，林婉和陈昭的接近也许就是“小资产阶级感情”所指的具体内容吧。

陈昭和林婉都是团支部委员，接触机会当然要多一点。但是许诚也是支部委员，也和林婉时常接近，为什么引不起同学们那种责怪的目光呢？

林婉一直对自己说，陈昭不过是个普通同志，自己和他一起复习功课，不过是因为他功课好，领悟力强；而自己休

息时常找他，是因为团支部有工作需要研究呀。但林婉没有追问自己：为什么陈昭在获得考试第一名的时候，她会那样高兴和激动？为什么陈昭因为生病未能参加全市花样溜冰表演时，她会那样懊恼和惋惜？也许她是没有时间去追问这些问题，功课压得太紧了，工作又忙！

唯一使她不安的，就是当她和陈昭在一起的时候所碰到的那种探询的、责难的目光。每逢遭遇到这种目光，她总是惶然地向陈昭提出一句她事先并没有想到的有关功课或是工作的话。

晚自修的下课钟声响了。林婉收拾起书籍和笔记，皱眉苦笑着说：“神经肌肉的电生理是最使我头痛的科目。”

“只有经过头痛的阶段，才会产生浓厚的兴趣。”陈昭夹起书本，陪着她走出教室。

“那么，下星期团日的安排，就这样决定了。”她一面走，一面提高声音说。

图书馆和教室的电灯，一批一批地熄灭了。男生宿舍里，四张床就把房间挤得满满的，只剩下摆一张公用的书桌的地方。陈昭、余健和另外两位同班同学住在一起。这天晚上，陈昭很晚还没有回来，余健无意地翻阅了陈昭的生理学学习笔记。他看到里面写着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公式和数字。原来陈昭在心脏动作电流章里复习了数学和物理！心动电流是循环系统里最艰难的一章，它需要丰富的预科知识。余健在生理学方面的才华正是在学习心电流这一章时显露出来的，他的预科知识比较巩固，因为他和其他党团

员不一样，他们在预科学习时被政治运动夺去了许多时间。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院系调整，高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那是政治运动最繁多的时候。余健正打算在生理学考试中靠心电流这一章拿分数的！看到了陈昭的笔记，他的心收缩了一下，陈昭复习内容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他，笔记里不仅温习了物理，而且还温习了医学院预科中没有的课程——数学！

期末考试开始了。对于每一个学生说来，这将永远是学校生活的回忆中最深刻难忘的一个片断。可是在当时谁也不可能完全理解它具有的丰富的意义。甚至学校的政治工作者都忽略了这一点：考试不仅是学习成绩的测验，它还考验了每一个学生的意志、品德、性格、情感和自制力。

生理学的考试特别紧张和严肃。这不仅因为它是基础课中最重要的一门课程，也不仅因为这门课程的主考人郭子彬是脾气最坏的一位教授。最主要的原因是P医学院院长莫文朴要亲自来参加监考。莫文朴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党员，“一二·九”运动中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后来又到了延安，他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生理学家。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生理学考试将以口试的方法进行。这是从苏联搬过来的教学方法。同学们都等在生理系办公室门外的宽敞而明亮的走廊上。系办公室那精致的、镶着磨砂玻璃的窗户，钉着雪亮的黄铜把手的深棕色的沉重的木

门，是那样庄严而持重，简直象是绷着面孔的上帝，毫不留情地裁决着人们的命运。每当那大门吱呀一声开启的时候，就放出一个心情激动的年轻人，有的一出来就用手绢捂住通红的脸，带着哭声跑开。有的脸上却闪烁着火焰般的骄傲与幸福。还有的出来时象一个傻子，木呆呆地不知走向哪里。不管怎样，他们总要比那些等待应试的同学们强些。最坏的结果也比焦急的等待好受。在等待着的人们中间，有的蹲在墙角抱着书本拼命再记一遍一切可能记下的东西。有的背着手，锁着眉，嘴里念咒一般地嘟囔着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他们还不愿意放弃这最后一点时间。另一些人干脆是听天由命了，他们带着悲凉的微笑瞅着那扇无情的木门。

余健面带若无其事的笑容，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慢悠悠地在走廊上一面走，一面用欣赏的眼光打量周围一张张焦虑的面孔。在一张巨大的窗子下，他迎面碰见了陈昭。

“怎么样？有把握吧？”余健低声问。

“难说，碰碰运气。考试总是要碰运气的。”

旁边传来了吴月珠和林婉的对话声。

“但愿下一个不是我，”吴月珠紧张地说，“林婉，你听我再说一遍，你仔细听：兴奋从窠房结传到房室结，再从房室结传到心肌……”

“你又忘了希氏束了！”林婉已经是第四次提醒她。

“哎呀！该死！不知为什么这个希氏束总是钻不进脑子里去！我再说一遍，兴奋从窠房结传到房室结，再从房室结